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 遥远的爱



陈鲤庭传

夏瑜 /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遥远的爱

陈鲤庭传

夏瑜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爱：陈鲤庭传/夏瑜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10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6 - 02989 - 0

I. 遥… II. 夏… III. 陈鲤庭—传记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074 号

特约编辑：黄一庆

责任编辑：类成云

图片编辑：赵子航

装帧设计：赵子航

责任印制：卢晓波

## 遥远的爱——陈鲤庭传

夏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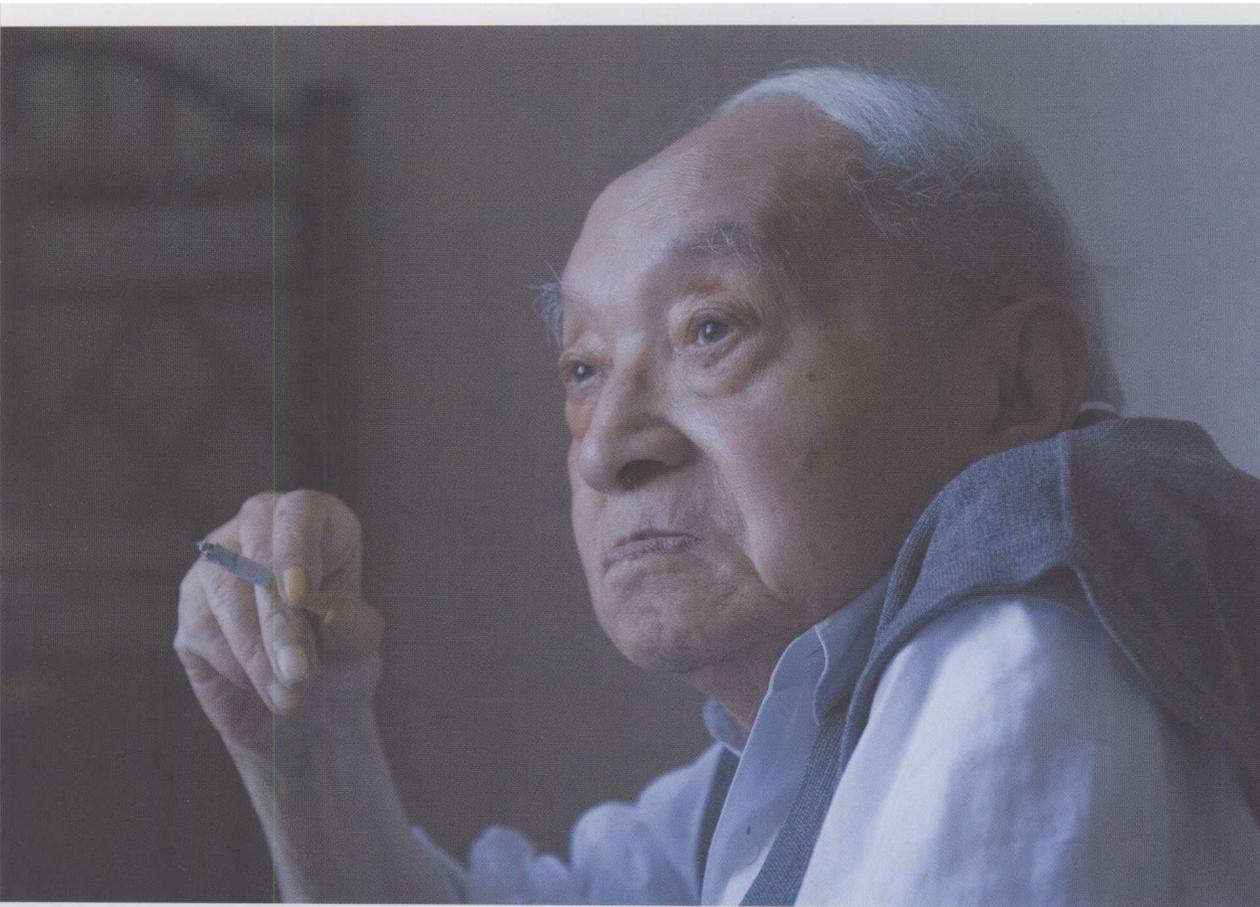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省无锡市广新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无锡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18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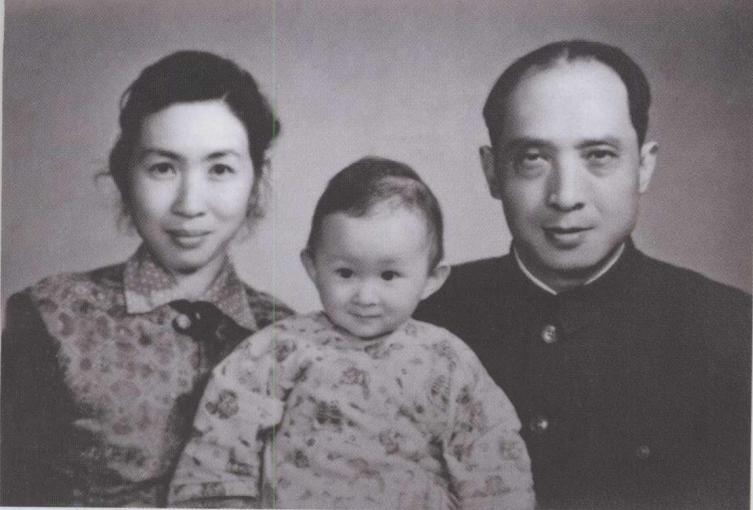
---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989 - 0/K · 0119  
定 价 30.00 元



百岁导演陈鲤庭

(宋向阳摄)



全家福 (1963年摄)

陈鲤庭、毛吟芬夫妇



父女俩在家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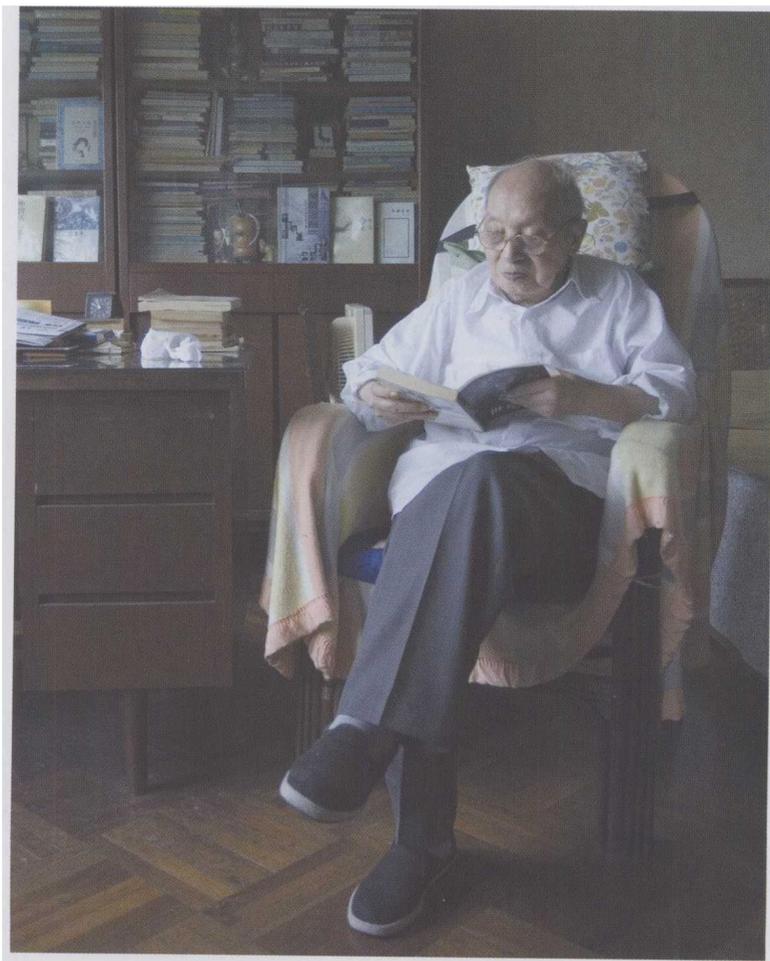
陈鲤庭与陈荒煤、张瑞芳



1985年10月陈鲤庭夫妇与张骏祥（前左二）、于伶（前左三）、袁文殊（前右三）、司徒慧敏（后左四）、程季华（后左三）等在北京怀柔市府招待所



老当益壮的  
陈鲤庭(宋向阳  
摄)



#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余本。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 认识一位老人

## (序)

吕晓明

有许多年了,陈鲤庭这个名字仿佛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以致前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时人们才又记起这位老人,鲤庭先生不管在中国话剧史还是电影史上都是大家,却不是人们通常讲的“名家”,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化现象。当然,我想这同他半个多世纪里的特殊经历也不无关系,同他平和处世淡泊名利有关系。鲤庭先生一生不求闻达于天下,但不等于“天下”可以将这位在现代中国文艺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老人遗忘。事实上,任何的所谓“遗忘”都是不会长久的,有人红极一时,却经不住历史的淘洗,终究会被真正的遗忘,而如鲤庭先生那样,在默默无闻中埋头耕耘着中国影剧艺术的土地,其经历、成果和影响早已如那深深的犁沟镌刻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了。

我知道鲤庭先生的名字,自然是出自《遥远的爱》、《丽人行》或是《放下你的鞭子》、《屈原》这样一些历史上的名作,也同很早读他的《电影轨范》有关。真正有所接触还是在三十来年前进上影工作之后,其时鲤庭先生正筹拍历史片《大风歌》,我在文学部看过白尘先生的剧本,很为两位大家的大手笔折服。当时鲤庭先生的夫人毛吟芬女士与我同在一个编辑组,彼此熟稔,常听她说起她先生的情况。80年代中期,我随领导往鲤庭先生家看望或祝寿才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前辈。印象最深的是他老先生虽然足不出户,但对外面的时事特别是电影的形势一点不陌生,记得他向我借罗慧生先生的《世界电影美学思潮》一书,说写作时要参考。我好奇,问写什么,发表在哪里,鲤庭先生呵呵笑答读书笔记而已,不发表的,说着指着架上厚厚叠起的稿纸对不解的我说道:“我写东西是为了思考,不是给别人看的。”

二十多年后回想那一幕,我仿佛有些明白了,鲤庭先生在他盛年时节创作了可以传世的电影戏剧作品,在他的后半生因为种种原因,他无法再在第一线从事他热爱的导演工作,但这不等于可以停止他的思考,也不能使他消沉。我曾唐突地问他的夫人“陈先生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毛吟芬一笑置之:

“封建色彩。”其实,《论语·季子》中孔鲤“趋而过庭”的典故同《论语》其他的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一样都包含了不可随便丢弃的人生成长的要义。鲤庭先生晚年的思考当同他的作品一样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中国电影史上鲤庭先生作为导演的作品的确不算多,许多史书也把他拍《遥远的爱》的1947年认作他从影的开始,这是有点皮毛之见的。鲤庭先生在“九一八”后参加进步文艺运动,是电影和戏剧并举,创作和理论同为的。在那个阶段,他主要做大众戏剧的导演,却也发表了大量的影评,更不能忽视的是,这时期鲤庭先生率先翻译了苏联的电影理论著作如普多夫金的《电影演员论》,这对年轻的中国电影来说,不啻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行为。以后的重庆期间,鲤庭先生一直是“中制”的编导委员,虽然没有直接导演影片,却是参与了不少影片的筹备和修改的。1942年他导演了在中国话剧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屈原》,同时出版了《电影轨范》,这在当时是仅有的系统介绍电影美学和技巧的书籍,虽以译本为基础,却加进了鲤庭先生自己的见解和大量的实例,即使在1949年后它也是学习电影的必读书。重提这些史实,是想匡正一个事实,不能仅以拍片的数量来衡量鲤庭先生的历史地位,更不能荒谬地将他的电影生涯说成是从4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引入先进的理论,组织剧本和撰写影评,其意义是不亚于直接的创作的。

鲤庭先生一生中想拍摄的大题材莫过于《鲁迅传》和《大风歌》了,然而两者一无所成,前者筹备多时仍被命令下马,我看到当时主创人员的集体照,真可谓汇天下之群贤,集一时之俊杰了,鲤庭先生着中式对襟棉袄,儒雅飘逸,一派中式文人风骨。后者虽已是“文革”之后,却仍不免夭折,致使当时年届七十的陈先生抱憾。他一生抱定匡时济世的宗旨,而时世却不宽容于他,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时代的不足和不幸。

前几年中国影协曾约我写鲤庭先生的传记,却为公务员的冗务所累,不得已放弃。今夏瑜兄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的支持下写成这本图文并茂的传记,弥补了中国电影史传记著作中的一个空白,世人可以从中学增加对这位世纪电影老人的了解,实在是一件于中国电影文化的积累极有意义的事。

《庄子》曰“上寿百岁”,祝鲤庭先生百岁之年更进寿,这是我们所有晚辈们的衷心祝愿。

是为序。

# 目 录

---

出版前言	1
认识一位老人(序)	3
一、鞭声震耳	4
二、山城雷电	18
三、剧影轨范	36
四、遥远的爱	50
五、幸福狂想	64
六、同行丽人	76
七、花开巨掌	90
八、天马行空	104
九、风云莫测	116
十、慧吟鲤庭	134
附录一:演技试论	155
附录二:陈鲤庭简历	169
后记	171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孔子《论语·季氏》

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院，儿子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孔子问他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诉他，不学《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子又见孔鲤从庭院经过，问他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礼记》是难以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记》。

这就是“陈鲤庭”一名的出典——“鲤趋而过庭”。不知是私塾老先生给了他某种心理暗示，最终造就一个“书虫”，还是发现他天生就是读书做学问的料，赐给他一个充满书香名副其实的学名？这是一个玄机……



在上海徐汇区复兴西路上有一幢老式洋楼，土黄色的外墙上印满了岁月的痕迹，却依然显得雅致而坚挺。阳光兴奋地透过六楼的玻璃照进室内，在巡视满屋的书卷典籍后，欣然勾画出一个百岁老人的轮廓。从1961年开始就住在这里的陈鲤庭，逆光坐在书桌旁那张他觉得最舒适的椅子上，白的衣裤、白的头发，只有他的瞳仁因光线的反射呈现出美妙的金棕色，炯炯有神，令人怀疑这是一双患有白内障的眼睛；脸上呈现出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神韵，更让他显得康健自在、超凡脱俗。他从桌上拿过还剩半包的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熟练地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烟雾顿时弥漫开来，他的视线渐渐变得有些模糊……

陈鲤庭的听觉很弱，必须借助于一块白板才能与他笔谈，但这时候，他分明听到了一种声音——鞭子抽打的声音，一次又一次，由远及近，由轻到响，过去的一页被悄然翻开，历史清晰地来到他面前，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 一、鞭声震耳

《放下你的鞭子》虽然是个短剧，却有着丰厚的社会内涵，它通过人际关系的揭露把表面性的一般纠葛突然转化为对社会性灾难的愤怒控诉，从而导向为生存必须认清敌人、为生存必须团结起来坚决斗争的主题。而且，它的戏剧结构也很独特，陈鲤庭提供了一个开放式表演模式，舞台上下相互呼应、观众可以和演员交流沟通并参与表演。这可以说是吻合了布莱希特的某种演剧理念，达到的效果却不是“间离”，反而是“融入”，大大扩展了舞台空间的外延。应该说，陈鲤庭是创造了一个戏剧奇迹。

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现实生活中的鞭声，也是陈鲤庭用艺术手段营造的鞭声。这鞭子抽打在劳苦大众身上，也抽打在陈鲤庭的心上。

78年前，陈鲤庭在南汇县大团镇小学执教。这个小学创建至今有102年，与中国电影同年诞生，巧合得极有意思。这座大户人家原来用来堆放杂物的宅第，因主人的热心教育而成为一所小学，那大门上方中间高耸的圆拱形屋脊，与一般的尖顶不同，显得豪华而别致，犹如黑色的波纹，与环绕大团镇的护城河流相映成趣，呈现出特别协调的视觉关系。四周的水域，造成这里既开放又封闭的格局，镇民们靠船只与外界交往沟通，靠河流保护自身的安全，俨然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国”。

渐渐地，平静的水面起了波澜，陈鲤庭看到了人世间悲惨的倒影，一群群失去土地的逃荒难民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卖儿卖女，沿街乞讨。此景此景很容易勾起陈鲤庭发自内心的悲哀和同情。他有着苦难的身世，亲生父母、出生地都是解不开的谜，未至成年养父母又皆亡，再由无业的叔父带大，所幸叔父信守诺言，他得以进私塾，转国民小学、寄宿高小，年方12就离家独自生活了。

面对残酷的现实，目睹成灾的饥民，陈鲤庭当然无法力挽狂澜，但他可以揭露，可以表现，可以唤醒。他想到了用戏剧来宣泄内心的痛苦，或许也

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拯救因痛苦而麻木的民众。这时候的陈鲤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安于“授业解惑”的小学老师。在江阴县长泾镇一所寄宿高小读书时他就当过为同学排忧解难的自办模拟新村“村长”，并驰骋于童话、小说的想象世界；在上海澄衷中学住宿学习时他就参加过反抗顽固校长的学潮，而且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阅读范围包括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还有创造社那些浪漫、激情又充满伤感的作品，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小说，以及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等著作。1927年的陈鲤庭就已经是一名文艺青年，而因为内心



陈鲤庭

承载着不幸的伤痛，所以他的目光一直停留于苦难的现实，渴望着改变这一切。陈鲤庭“没有家庭温暖，也就没有牵挂、没有负担”的灵魂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他的理想并不是当老师，而是投身于艺术。在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系读书时他就自动去复旦大学的戏剧系听课，并加入大夏剧社，《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威尼斯商人》、《桃花源》、《西线无战事》、《莎乐美》等剧目让他开了眼界，与洪深、左明、赵铭彝等人的交往则使他的思想开始明确地向左转，倾向革命。

20世纪30年代初，20岁的陈鲤庭恰逢左翼戏剧运动开创，被远远超过他个人经历不幸程度的社会性苦难所深深刺激，良知促使他拿起笔，于1931年夏天探索着写出了他的第一个作品——短剧本《放下你的鞭子》。

在这部剧中主要角色只有两个：街头卖艺的十七八岁姑娘香姐和五六十岁的卖艺老汉，配角也有两个：打抱不平的20岁左右青年和领喊口号的群众，其他就是一群卖艺的难民。时间是下午5点以后。地点为郊外广场或舞台。开幕时锣鼓喧天，卖艺汉在中间敲锣，小伙计敲鼓，香姐站在一边；等锣鼓声停后，卖艺老汉表一番江湖道白，把姑娘介绍给观众，并强调是他去年从苏州买来的，长得标致，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般武艺，嘴能唱南腔北调。接着就叫她唱一支小调，让帮场子的老爷先生们开开心腔儿。由于忍饥挨饿、愁苦疲乏，姑娘唱着唱着再也唱不动，急得老汉挥鞭抽打她，一记又